

The **PowerBook**

Jeanette Winterson



苹果笔记本

[英] 珍妮特·温特森 著 余西 译

新星出版社 NEW STAR PRESS



苹果笔记本

[英] 珍妮特·温特森 著 余西 译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苹果笔记本 / (英) 温特森著; 余西译. — 北京: 新星出版社, 2011.11

ISBN 978-7-5133-0127-5

I. ①苹… II. ①温… ②余… III. ①长篇小说 - 英国 - 现代 IV. ①I561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1)第179248号

The PowerBook

By Jeanette Winterson

Copyright©2000 by Jeanette Winterson

This Edition arranged with William Morris Endeavor Entertainment, LLC.

through Andrew Nurnberg Associates International Limited

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©2011 New Star Press

All rights reserved

著作权登记图字: 01-2010-8220

苹果笔记本

[英] 珍妮特·温特森 著 余西 译

责任编辑: 李梓若

责任印制: 韦 舰

出版发行: 新星出版社

出版人: 谢 刚

社 址: 北京市西城区车公庄大街丙3号楼 100044

网 址: www.newstarpress.com

电 话: 010-88310888

传 真: 010-88310899

法律顾问: 北京市大成律师事务所

读者服务: 010-88310800 service@newstarpress.com

邮购地址: 北京市西城区车公庄大街丙3号楼 100044

印 刷: 北京佳顺印务有限公司

开 本: 889 × 1194 1/32

印 张: 7

字 数: 70千字

版 次: 2011年11月第一版 2011年11月第一次印刷

书 号: ISBN 978-7-5133-0127-5

定 价: 25.00 元

版权专有, 侵权必究; 如有质量问题, 请与出版社联系更换。

菜单

- 001 语言供应商
- 005 打开硬盘驱动
- 021 对一朵花来说，做这件事太可怕了
- 027 新文件
- 061 虚拟路径
- 063 搜索
- 073 伟大而具有毁灭性的恋人们
- 077 打开它
- 079 视图
- 111 夜晚屏幕
- 113 视图作为符号
- 121 责备我的父母
- 125 清空垃圾

- 137 临时设置
- 143 做自己的英雄
- 147 现实世界
- 149 史派特市集
- 155 帮助
- 173 显示旁注
- 179 选配器
- 189 奇异
- 191 删除
- 197 真的要删除吗？
- 201 重启
- 207 保存

语言供应商

为了避免被发现，我一直在奔跑。为了能让自己发现事物，我一直在奔跑。

这个晚上，我坐在电脑屏幕前。有一封我的邮件。我打开邮件，上面写着：自由，只是为了一个晚上。

很多年以前，你对母亲说，你有个差事要交给穷人，然后在一个午后将尽的时分来到我的店铺前。

在叮当作响的铃声中，有一瞬间，你会发现自己孤单一人，身处在无人的店铺里，看着一套套盔甲、女人的头巾、户外长筒靴，而戴在尖桩上的假发像是被切断的头颅。

店铺的招牌上除了写着“维德”，不再有别的，但每个人都知知道里面发生了些奇怪的事情。人们进来时还是他们自己，出去

时却成了别的人。他们说开膛手杰克曾来过这里。

你孤单地站在这家空荡荡的店铺里。我从后面出来。你想要什么。

一个晚上的自由，你说。只是为了有一个晚上成为别人的自由。

有人看到你来这里吗？

没有。

我拉下窗帘，拧亮灯光。时钟滴答作响，但很准时。从外面往里看，只见到阴影在移动——一个熊头的暗影，一把刀。

你说你想变形。

这就是故事的开始。在这儿，在这一长串的笔记本电脑的DNA里。在这儿，我们取走你的二十三对染色体，改变你的身高、眼睛、牙齿和性别。这是个虚拟的世界。你会有一个晚上的自由。

脱掉。

脱掉你的衣服。脱掉你的身体。将它们挂在门后。今晚，我们将进入的会比伪装更深。

你说，这只是个故事。确实如此，而你的余生都会带着它——有关创造、爱情、恐惧、犯罪的故事，一个关于你和我的离奇故事。

我的DNA字母表形成一个特定的词语，但故事没有被讲述。我只能讲述给自己听。

这是怎样的故事，我不得不一遍遍地讲述给自己听？

故事里总有一个新的开头，和不同的结尾。

我可以改变这个故事。我就是这个故事。

开始。

我想从一朵郁金香开始讲述。

十六世纪，最初的郁金香从土耳其引进到荷兰。我知道——因为是我亲自带过去的。

一六三四年，荷兰人对这种鱼嘴形的花朵异常着迷，以至于收藏家可以用一个球茎换取一千磅的奶酪，四头公牛，八头猪，十二只羊，一张床和一套衣服。

是什么让一朵郁金香变得如此特殊？

这样说吧……什么时候郁金香不再是郁金香？

当它是鸚鵡或珍宝的时候。当它色彩斑斓，或者是会魔法的小矮人的时候。当它被称之为“美人的馈赠”或者“心灵的复活剂”的时候。当它被称之为“快乐的秘匙”或者“爱人的梦”的时候……

郁金香，尽管有几百种，但每一种都截然不同。人类和郁金香共同享有这种变化的属性。

一五九一年，我从苏勒曼大帝那里将“快乐的秘匙”和“爱人的梦”带到莱顿。确切地说，我是将它们捆在裤子底下的……

★★★

“放到这边。”

“不行，我在休息的时候会将它压碎的。”

“放到这边……”

“不行，我在祈祷的时候会将它压碎的。”

“放一个这儿，放一个这儿……”

“不行！这让我看起来像是长了个邪恶的肿瘤。”

好吧，那你要将这对无价的球茎放在哪儿？

这让我有了个主意。

放在有着同样一对无价球体的地方。

是的！是的！是的！

在我出生时，我母亲将我装扮成一个男孩，因为她再也负担不起喂养更多的女儿了。出于某种性别和经济学的神秘律法，将半碗无花果放在女儿面前就足以让一个农民破产，而他的儿子只需一整棵树就能喂饱，木柴还可以燃烧，而人们依旧相信将尿撒在树桩上，对他的父亲来说是一种赐福。

在我出生时，我父亲想要将我溺死，但我母亲说服了他，让我生活在伪装中，看看我能否为家庭带来财富。

我确实带来了财富。

我是如此苗条，如此纤弱，我能从宫廷的门缝下滑过，或者从一间破屋的污垢与地板之间滑过，而不被人看见。

金色的线条，瞬间的谈话，洒落的咖啡，胡椒的种子，都是我从一端到另一端的距离。

我成了一个间谍。

苏勒曼亲自将这个任务交给了我。现在他命令我潜入一艘小船，将一件礼物交给他的朋友，一个荷兰人。一件每个卑鄙的船长或者患有麻风病的商人都想窃取的礼物。

怎样将它藏起来？

放在这里……

我母亲找来一条粗绳子，将它缠绕在球茎顶端自然枯死的部位。然后她将大半个球茎缝在一条狭长的皮带上，绕着我的臀部系好。

“它们应该像那样低垂在中间吗？”

（我的母亲去视察了一番我的父亲。）

“将它们戴在左边。”

“不错，但总觉得缺少什么。”

“什么？”

“中间那一点。”

我进入山中，因为这儿的郁金香像窃贼一样稠密。我找到一个形状完美的胖球茎，它托着一个大小合适、末端圆润的红顶。我用我的刀子割开它的底部，汁液溢满了我的手指。

回到家，我母亲将郁金香保存好，几天后，我将会穿上它。

这是我的装饰品。八英寸长左右，丰满，有着美妙的重量。我们将它接入我的身体，并观察成果。我们总是听说很多关于男人变成了野兽、女人变成了树木的传说，但我想，至今为止，还没有任何一个传说是关于女人通过一些园艺学的嫁接方式，变成一个男人的。

我母亲跪下来，鼻子凑近闻了闻。

“你闻起来像个花园。”她说。

太阳升起。船只扬起风帆。我抬起手臂，不断地挥舞。然后我蹲下来，调整了一下我的郁金香。

我似乎梦见了野牛将泥水飞溅到岸边，清澈的河水往下流向西洋菜的苗圃。阳光下，桌上摆着晶莹的橘子，几小杯甜咖啡，还有小小的作坊和我们城镇的编织棚屋。

女人在路边卖煮熟的鸡蛋和自制的都玛，她们的孩子在编织草席，她们的男人在卸装木炭或者袋装烟草，或者在尼克拉斯当铺里进进出出。

我梦见自己正在犁地，鹤鸟尾随着我，检视翻卷的泥土，在沼泽的边缘等待青蛙的出现。

集市上，堆积在牛车上的铜壶运到了。一双手急切的手将它们搬到着色地毯上，用布匹将它们擦拭得熠熠闪光。所有这些铜壶都是偷来的——里面装着精灵，没有一个土耳其人会要一个没有精灵的铜壶。

谦虚或高傲，铸造它们必须保留这些不可被铸造的记忆。在纺纱衣服里，在用来投掷的陶器里，在用来击打的瓦罐里，在银箱子里的，是安拉——上帝的精神存在于世界万物之中。

原子与梦境。

我在船桨的格格声中醒来。船舱里唯一的光来自一瓦罐油中的灯芯。我将灯从架子上拿到我的吊床上，往下看了看。我已在木桶里注满了水，用来啜饮和洗漱，还将我一个带链子的金属杯放入桶中。杯子在木桶两边来回敲打，像一头长毛老鼠喝醉了。

早上，作为香料船上唯一付费的乘客，船长邀我共进早餐。他给我端来了烤鸡和他妻子烤制的面包，上面还撒着南瓜籽。

他是生活在世界中的男人，一个老于世故的男人，他在与英国人的交易中获取利润，他一般运送锡制品、粗布，并且为苏丹的敌人杀死苏丹，以获得英国人喜欢的珠宝和奢华物品。

用锡换取黄金，用刺杀换取红宝石，如果这样的交易看起来很怪异，那就得怪主教了。主教，不是一个而是很多个主教，他们的数量在持续增长，没有开始，也没有结束。主教拒绝他的子民跟异教徒交易，而全欧洲都是他的子民，奥斯曼帝国在供应他们的战争武器上也就颇为困难了。接着，在一五七〇年，主教最终将伊丽莎白女王和她的臣民逐出教会。现在我们都是异教徒了，英国人与东方人也就有了贸易往来。

船长成长于伊斯坦布尔。他的心智是由尖塔和圆屋顶构成的。他将帽子宽松舒适地戴在头上。他是他自己的祈祷者。

“要有自信，”他建议我说，“即使你犯了错误也要有自信。只要安拉在，没有一条道路是错误的，那是你唯一要穿行的道路。”

“如果这条道路通往的是无有之地呢？”

他耸耸肩。“那就将这无有之地变成某地。”

他笑了。“你还年轻。你有希望，有恐惧，但没有经验。你还不知道，镀金的宫殿和露天市场其实并不真的存在。那只是它应该有的样子。你将生活在这个世界里，仿佛它是真实的。直到它变得不再真实，你就会像我一样知道，你所有的历险，你所有获得的，你所有失去的，以及你所有喜爱的——这金子，这面包，这绿玻璃似的海——这些你梦想的事物会像你梦见过的野牛和西洋菜一样真实。”

“我总是在睡觉？”

“没有睡也没有醒。只有身体在睡在醒。思想自行游荡。”

“我什么时候会死？”

“只有身体会生会死。”

他将他的鸡骨头扔进了大海。

动物伪装是为了保存自己。当船长放荡地将尿撒向船外，我佯装晕船，在盘绕的绳子后蹲下身子。

我了解伪装。我在食肉动物中伪装自己。我在环境中伪装自己。我所用的那些伪装精细复杂，但我知道它们是什么。甚至到了现在，我的身体还在伪装。

但要是我的身体就是伪装怎么办？要是皮肤、骨头、肝脏、血脉，这些我所利用的事物，也在将我伪装怎么办？我已经将它们穿上，但我不能再将它们脱掉。这是束缚还是自由？

“阿里！”

船长在叫我。

“让我给你讲讲安提俄克的故事吧。”

“没有一个参观过安提俄克的人能想象得到，那里曾有过男人在粉色大理石构筑的图书馆里阅读，在广场的喷泉旁边讨论存在的界限。

“然而以前确实是如此。”

“没有人，骑着他的毛驴穿过岩石风化而成的红色粉尘时，能想象得到那里曾有过女人在如同光一样深邃的水池里沐浴，淡水鱼来回穿行在沟渠的阴影下。

“然而以前确实是如此。”